今天：孫太太乃校花出身

孫博士的太太携五歲兒子孝强，乘華航抵港，我請小二陪朵娜去接機，住入了富那嫣雙人套房，我到咫尺之間的酒店同波姬先去，恰好先後只五分鐘，博士用他私家車相迎。

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這位元配夫人，其青春如小袁太，年齡比朵娜只大一歲，天生三十年前紅綫書「搜書院」時代的面型，甜美而端麗，我們不約而同各人心裏疑惑——「爲什麼還大雕仗弄一個香港二房，小翠？」

非但此也，爲人爽朗，文化甚好，後來小周和小袁趕來，才知她和小周都是不合學齡——十八歲便考入國立師範大學的同班。朵娜之許嬰女人，比我們男人厲害，如英女王嫁人，却又羨慕人家有好孩子。孫太太眞大方，竟在我們面前，一字不提小翠——眞正是位過度的賢妻。

我們隨朵娜的車返她家，一直談這孫太太眞是香港少見的美才。小周說：「這兒子是三年級書假生的——恰好放書假時七個月了，倒看不出來，只是常常請假。四年級開學，孩子正滿月……。要不是有個美國博士頂在頭上，老孫也不到的，這也是緣法，幾多人寫情書哭求，個個沒一個追上！」小周感嘆。

朵娜笑說：「小翠比這個太太厲害，老孫怕小翠！」

到朵娜家，見得到大鬧蟹，孫太製：「只最最少數特殊與香港有關的不是個個同孫博士一樣？」「爲什麼要大鬧蟹——投奔自由去的！」大家都笑了，說「休要一竹竿打翻一船人！」到上海飯店時，老孫三個已先在，吳江人愛大鬧蟹，孫太製：「只最最少數特殊與香港有關的人家，才見得到大鬧蟹——投奔自由去的！」大家都笑了，說「你也知道這個投奔自由的名詞？」朵娜極愛這孝强，她既不的問題，委實值得深思。

當時，在館父的面前談到此事，他爲什麼沒想到……就是跟師父商量時他也沒想到。女人呀！心事細如塵。

「金沉，我不是故意找問題才難你。」她說，伸手牽他的手。

「知道，我也一時大意，爲讓兩位老人家開心，也想緩和館父不要急拆股，退出船廠不做董事長……以致讓關氏男人看重事業，特別是老王八伸手過來，做我的控制者。」金沉說。

「你自己考慮吧！」琦茜說：「我任琦茜，既拍過戲人譏笑的色情戲，也是個瞧不起什麼社會虛僞道德和道說岸然的傢伙。我不怕別人在背後或面前說我未嫁便有私生子，不怕，我

二九五：事業與家庭

琦茜的祝綫，也注望那輪已沉入半邊在遠海裏的紅日，她說：「第二，你不怕別人說你把私生子過繼給館父館母，覬覦他們的船廠與財產嗎？」

沉默、穿皮鞋的雙脚跨踏黃沙，穿皮鞋的雙脚。不錯，師妹提出來的問題，委實值得深思。

「你最大的矛盾和困難，就是扶揮事業與家庭。」

扭臉望她：「家庭？」

他坦然說：「這個家庭，不是浮萍島父母之家，而是有我有小島的家！」

他喊出心聲：「兩樣對我都重要呀！」

她把他的手握緊說：「事業在你來說，還重要些。」

「不，兩樣都重要！」

「我是做戲的女明星，我在社會應酬，知道男人看重事業，特別是先害死了柯潛，接著又要害死我！……」薛雲英開始語無倫次了。

「案發時，你是知覺的、清醒的，不然，你不能把一切記得那麼清楚，而且，能夠拿到剪刀去刺傷人。」主控官說。

「不，我在發夢。那時候，我應該在發夢……。」薛雲英目光呆滯。

「不，當時你根本不是在發夢，你是在說謊！」

二五七：你說謊

「沒有。」薛雲英答。

「平時，你們有過爭執吵鬧嗎？」

「有，但不經常。」

「利彪的年紀比你小，是嗎？」

「是。」她點頭。

「他在外面有女人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肯定沒有？」

「我想沒有。」

「因爲利彪年紀比你小，你害怕他在外面搞女人，又害怕他奪走店裡的財產，所以，你會經對他有戒心，甚至懷疑。」

「不，我沒有這樣想。」薛雲英說，「能有眼前的一切，他還想怎麼樣呢？我沒有對阿彪不住，可是，他却沒良心，反而要和柯潛一起來害我！他們脫光我的衣服，打我，强姦我，還想害死我！……」

「柯潛死是否和利彪有關係？當時，你和利彪的關係已經很密切，是嗎？」

「柯潛死這麼久了，你們還要再問這事？對，我和利彪關係密切，柯潛和利彪也關係密切，他們一直想害我，柯潛死前，他們也還想害我！利彪懷疑柯潛死後，他們也還想害死我！……」薛雲英開始語無倫次了。

「案發時，你是知覺的、清醒的，不然，你不能把一切記得那麼清楚，而且，能夠拿到剪刀去刺傷人。」主控官說。

「不，我在發夢。那時候，我應該在發夢……。」薛雲英目光呆滯。

「不，當時你根本不是在發夢，你是在說謊！」

一七五：鯉魚擺尾

麥仔曰：「總之不必理佢，放心入去。」

杜德曰：「好喇，我試下入去。」

麥仔再次鼓勵佢，曰：「你放胆入，不必客氣！」

鐘响，杜德企起身，行出台中。

拳証一聲令下，杜德好似猛虎下山，揮拳飛脚狂攻，迫到病君頻頻後退，睇來有些忙亂。

睇來果然奏效，四座掌聲如雷，杜德拚命上前，拳如雨下。

病君已經退到繩圈邊，此人果然經驗老到，借繩圈彈力，身向後一俟，斜斜彈出，杜德撲空，病君似乎計準杜德反身，此時也，病君剛發出一招「鯉魚擺尾」，一脚撐正杜德腹部。

杜德挨得，倒後一步，正想學病君彈出，誰知病君雙拳連珠而至，擂鼓一樣，由肚腩一路打到上頭。

形勢立時又改觀，杜德處於劣勢。

病君高招，明眼人睇得出貓玩老鼠。杜德又不敢冒進，事關病君拳脚眞眞假假，有時一脚睇來輕飄飄，但打到埋身，痛到入心者也。

這個回合，病君畀機會杜德攞分，杜德亦不客氣，頻頻進擊。

好快又打完一回合，杜德苦練有素，仍然體力充沛，助手同佢抹汗、按摩。

麥仔又走到台邊，曰：「德哥，這個回合總該你贏，病君此回索氣矣！」

杜德曰：「其實佢詐死，我睇得出。」

麥仔曰：「係你打到佢索氣。」

杜德曰：「不是，佢詐死，佢好疊惑。」

麥仔曰：「總之你放胆入去KO佢。」

杜德曰：「我不敢用盡力。」

麥仔曰：「點解？」

杜德曰：「事關我拳力脚力大一D，佢就加碼，拳力脚力都比我更重。」

麥力脚力都比我更重。」

一七五：盛到不可思議

在別墅中，李安娜和唐大衛促膝而談，似乎十分投契，氣氣和諧。

「我已經令王小姐肚中的死胎復活了，」李安娜有點沾沾自喜地說，「而這復活的胎兒，你能猜到他是誰嗎？」

「莫名其妙的問題，叫我怎麼答？」唐大衛笑起來，「我總覺得，你所說的一切，令我難明。」

「慢慢的，你自然會明白的，不必太焦急。」她輕輕拍拍對方的膊頭，「如果我說出來，可能會嚇你一跳，所以，我打消剛才的意念，還是暫時不照直說出來好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倒要問問你，爲什麼要令死胎復活——多可怕的事，多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！」

「那是爲了你，同時也是爲了我自己，總之，對我們兩人都好。」

「我不明白。」他搖搖頭說。

「我不是告訴過你，我已有了你的骨肉嗎？」見對方點點頭，她又說下去，「可是，我是我，我不能生下他的，否則，他不是人，而是鬼，我見鬼孩子，鬼仔。」

「唔，我開始明白了，」他望望她，「你是要借王小姐的肚，生下我的骨肉？可以嗎？不可思議！」

「可以，你放心。」她馬上答。

一七五：歷劫孤雛

由於宋遠兩國連年交戰，官兵忙於防範遠兵入侵，無暇兼顧其他，因此盜匪不絕，故而鏢行生意大佳，鏢局一間接着一間開張，單是黃河兩岸，大小鏢局便有三十六間之多，但西威仍是首屈一指，即使放到全國去，西威亦是四大鏢局之一。

總鏢頭馮令坤年五十出頭，在鏢行裡已混了二十多年，西威亦已開設了十八年。他是在做父親那年開張的，由於年青時忙於闖名頭，故而遲婚，他大兒子馮克勤今年才十八歲。

馮令坤妻子房秀乃拳師之女，夫妻倆生了五個兒子，到第六胎才生了一個女兒，因此寶貝得不得了。這個千金名馮若蘭，今年才九歲，但鏢局的上下人等，人人均對她嬌慣忌三分。蓋得畀了馮家子弟還不大打緊，得畀了這女魔王，只房秀亦極不起眼，十足是個鄉下佬，可是有一個好處，閒時很喜歡說話。上下人等都很喜歡他，他善使雙刀，而且一手「三刀齊飛」，得了「三手刀」之佳譽。

西威鏢局除了正副總鏢頭之外，尚有三位大鏢師，便是吳鏢、新、都保車和馮令坤，便是吳鏢的內弟房雄。另者尚有五位二鏢師、十位三鏢師、趙子手更是無數，由於業務發展，故又在河南開封府設分局，分局由房雄及馮克勤駐守，小生意獨自處理，若接到大生意，便由總局派人協助。

開鏢局的人，武功高低不是生意好劣的最主要原因，重要的是人面，黑白兩道，河山綠林都要有交情，有交情則可走萬里，無交情則寸步難行。當下衆人走了七八天路，終於到達西京，西京是個繁盛的大地方，余顧南幾曾見過，河山綠林都保車和馮令坤曾見過，河山綠林都保車和馮令坤曾見過？望着那些如過江之鯽的行人，不由瞧痴了。（三〇）

二二：找到兇手綫索

警方人員成立專案小組，進行調查。首先，當然是在現場進行調查。這個兇手很狡獪，連一個指模也沒有留下來，很明顯，他是戴着手套行事的。

在冷貝林的住宅，只有兩個工人，一個是花工，就是發現命案的那個人，另一個是菲傭。可是，花王却無所發現，菲傭却說有一位白人來找過冷貝林。

菲傭叫天娜，那是在出事前的一小時，那個白人來找冷貝林，天娜開門讓他入屋。她忙於工作，至於那個人是什麼時候走的，她已經不知道。

後來命案發生了，警方查問起來，她便把這件事情說出。警方人員認爲這條綫索很重要，便詳細盤問天娜，要她把那人的身材樣貌，詳詳細細，說了出來，並給予一張拼圖，尋找此人的下落。

拼圖在全港各報刊登出來之後，一位的士司機通過熟綫與警方聯絡，承認事發當日，清晨六時許，他曾經接載過一名白人，前往發生命案的地址。

司機說出那人的身材面貌，就與天娜所說的一模一樣。

那個白人上車的地點，是一家酒店門外。警方於是向酒店查問那個白人的資料。

從酒店的資料中獲悉，這個白人來自歐洲丹麥，入住酒店三天，就在事發當日退房。

警方又從機場出境方面進行追查，証實有這個人的紀錄，而這個人，却已在案發當日，乘機出境，目的地點是丹麥首都。

很明顯，這是一名國際殺手。香港只好通過國際刑警，緝捕此人歸案。

國際殺手

王方

蜂風語言

偏繆

有請

英女王訪港今放假一天。希望女王多來。

只是模仿

一項調查顯示有學生在校內造愛。

校園春色之類電影早有了。

一度板斧

房委會管理平房區出現龐大赤字。

最後當然又是加租。

心聲

城市之光

玩火自焚（七）

城區

陽光之間

曼華

無聲的歌恋

文·年子　畫·格家

歌唱想還我爲以你

劉達蒂第二次下樂台，到鏡房間取了東西隨莊華走，在汽車中他提到不能消夜，她道：

「不再在平大家嘻戏了，大家嘻我，我告訴楊太請長假了，不拿薪水還要倒貼薪水。」

「怎麼要倒貼薪水？」

「大目子請假扣兩天薪水，還是我們所訂的，我不在乎倒貼呢！」

莊華不再說什麼，他們離開食肆到汽車裏，劉達蒂問莊華是否以後不與小姐祇被此兩人的去過午膳了，他說是。他們到「聖安娜」，對劉達蒂還早些，她到帳房中，楊太對她如此說：

「我們決定你購李敬堂的股權了，現在他再擁有聖安娜的股權也沒意思了。」

劉達蒂對這些話絕無興趣，却也不能沒有反應，點點頭出去陪莊華，很快她上樂台唱歌了，當然也提不起什麼勁。

莊華答應。他們到了一家杭菜館中坐下，劉達蒂後來東西吃得少，祇是飲酒，莊華勸她少喝一些，提到外國歌星有絕對不飲的，有對酒的自我限制得極嚴的。她憤怒了，問道：

「你以爲我還想唱歌？」

「你……你今夜要到『聖安娜』，喝醉了上樂台總不像樣。」莊華溫柔地說。

「不再在平大家嘻我了，大家嘻我，我告訴楊太請長假了，不拿薪水還要倒貼薪水。」

「大目子請假扣兩天薪水，還是我們所訂的，我不在乎倒貼呢！」

莊華不再說什麼，他們離開食肆到汽車裏，劉達蒂問莊華是否以後不與小姐祇被此兩人的去過午膳了，他說是。他們到「聖安娜」，對劉達蒂還早些，她到帳房中，楊太對她如此說：

「我們決定你購李敬堂的股權了，現在他再擁有聖安娜的股權也沒意思了。」

劉達蒂對這些話絕無興趣，却也不能沒有反應，點點頭出去陪莊華，很快她上樂台唱歌了，當然也提不起什麼勁。

劉達蒂第二次下樂台，到鏡房間取了東西隨莊華走，在汽車中他提到不能消夜，她道：

「不能勉强你，你在生病呢！」

「當然我生病。」莊華憂鬱加强。

「當然？」

「你不能懷疑。」

名詞解釋

通天曉先生：

常常聽說「一剎那」、「破天荒」。這兩個名詞是表示甚麼意思的。

章迎祥

章迎祥先生：

「一剎那」表示時間的短促，「破天荒」表示一件事情由從未有過到突然出現。這兩個詞所表示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，請注意不要混同起來。

「一剎那」形容時間非常短暫，但到底是有多久的？按過去的解釋：「或云壯士一彈指間」，「呂氏春秋」的注釋：「二十瞬爲一彈指」。再有一說法是：「一瞬當爲三剎那」。然而，所謂一瞬，無非是指人的眼睛眨一下的時間而已。如果按照這樣的解釋，「一剎那」到底時間有多少，是很難使人弄清楚的。

原來，「剎那」是印度古代語言「梵語」的音譯，是用來表示古代印度的一個時間單位。我國唐朝時玄奘高僧到天竺取經，回國後在他著述的「大唐西域記」中有如下記載：「時極短者，謂剎那也。百二十剎那爲一旦剎那，六十旦剎那爲一晝夜，三十晝夜爲一牟呼栗多，五牟呼栗多爲一時，六時合成一日一夜。」

由此推算可知：上面所說的一時等於現在的四小時，一牟呼栗多等於四十八分鐘，一晝夜等於九十六秒，一旦剎那等於一又五分之三秒；一剎那等於七十五分之一秒。

現在再說說「破天荒」的來歷。

唐朝的科舉規定，凡是考進士的人，都由地方解送入試，地方上總要解送一批考生赴京應試。當時荆州南部地區，上五十年竟沒有一人考中。於是人們稱荆南區地爲「天荒」，把那兒解送的考生稱爲「天荒解」。

天荒，本指混沌未開的原始狀態，或指荒遠落後的地區。荆南稱作「天荒」，是譏笑這地方幾十年沒出一個進士。

唐宣宗大中四年，荆南考生劉蛻考中了，總算破了天荒。舊時文人常用「破天荒」來表示突然得志揚名，現在指第一次出現或獲得。例如「他覬覦這冠軍多年了，今次竟破天荒地被他奪去了。」（柳生、新八八〇七四）

一剎那究竟有多久　破天荒來歷又如何

醫理淺釋

通天曉先生：

這是我第二次來信了。

上次問及鄉間小兒生介紹兩種藥物，一是治胃炎，一是助消化藥，是治胃炎的現象，這是胃炎的人可能會有疲倦，體瘦的現象，這是胃炎的人可能會有疲倦，體瘦的現象，這是胃炎的人可能會有疲倦，體瘦